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名著新译书系

#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Staccato*  
IL LAVORO TRAMONTO  
Non monta, che mare anche per best,  
Son de' bravi essi pur! Quando potremo,  
A meo tristo valerio rimando,  
Sette una intogno unire tutti i *Staccato!*  
*Staccato!*

## O. Henry Short Fiction Anthology

[美]

欧·亨利 著

李莉 马静 译

...an heritage, interesting, novel traditions, people, and different cultures of the world. These  
beliefs and symbols in it. This series includes all the contributions and deals with special  
to arts and integrity, so men and m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weather, legend, warfare and  
you can sense the human civilization is to catch the essence in simple form,  
relationships, and then the world people can know better each other  
nature, so if you can make sense of this short novel from author William Faulkner. The  
some part.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名著新译书系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美] 欧·亨利 / 著 李莉 马静 /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 (美) 欧·亨利著, 李莉, 马静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387-5319-6

I. ①欧… II. ①欧… ②李… ③马…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65149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刘瑀婷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美] 欧·亨利 著 李莉 马静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 / 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bsgf.tmall.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166千字 印张 / 11.5

版次 / 2017年2月第1版 印次 /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 目 录

麦琪的礼物	001
爱的奉献	007
警察与赞美诗	014
财神与爱神	021
刎颈之交	028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036
华而不实	040
精确的婚姻学	047
虎口拔牙	054
公主与美洲狮	060
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	066
小熊约翰·汤姆的返祖现象	080
慈善事业数学讲座	093
艺术良心	101
双料骗子	107
提线木偶	118

汽车等待的时候	130
两位感恩节的绅士	135
一个未完的故事	141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148
黄雀在后	155
女巫的面包	169
最后一片叶子	173

## 麦琪<sup>①</sup>的礼物

所有的钱都在这儿了，一块八毛七，其中有六毛钱都是用分币凑起来的。这一分一分的小钱儿，是每次一分两分省下来的。跟卖杂货和蔬菜的小贩软磨硬泡，跟肉店老板锱铢必较，自己都觉得脸红，这么一丁点儿小钱儿都要争来争去，明摆着不想花钱。黛拉数了三回，还是一块八毛七。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很明显，没有办法了，只能扑倒在破旧的小沙发上呼喊了。黛拉真这么做了。这正应了一句老话，人生是由哭泣、抽搭、微笑组成的，抽搭占了一大部分。

这家的女主人正慢慢从第一阶段退回到第二阶段。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家。这间小公寓，带家具，一个星期租金八块钱，虽说并不是乏善可陈，然而，这地方的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群乞丐的生活。

下面的门廊里有一个信箱，不过，从未有信件投进来过；也有个门铃按钮，只有神仙才能让它发出声音。按钮旁边有张卡片，上面写着“詹姆斯·迪林厄姆·扬先生”。

迪林厄姆这中间名也曾春风得意，那个时候，其人衣食无忧，每个星期有三十块钱的收入。如今，每个星期的收入降低到二十块，这家人正仔细考虑，要不要把“迪林厄姆”缩略成“迪”，那样会显得谦虚内敛，不

<sup>①</sup> 麦琪：指耶稣出生时从东方前来送礼的三位贤人。他们的礼物代表尊贵和圣洁。

那么张扬。但是，每当詹姆斯·迪林厄姆·扬先生回家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时，詹姆斯·迪林厄姆·扬太太都会叫他吉姆，继而给他一个热情的拥抱。詹姆斯·迪林厄姆·扬太太已经介绍给您了，就是黛拉，如此甚好。

黛拉哭了一通，现在不哭了，用粉扑拍了拍脸颊。她站在窗前，无精打采地看着外面，只见灰色的院落里，一只灰猫走在灰色的栅栏上。明天就到圣诞节了，要给吉姆买份礼物，可她手里却只有一块八毛七。几个月以来，她能省则省，存下每一分钱，结果，却是这样。每个星期有二十块钱，可那根本不禁花，实际花销比她预想的要多，日子一直这样过。区区一块八毛七，要给吉姆买礼物，那是她家吉姆啊！为了要给吉姆买件不错的东西，她已经筹划好些日子了，要好的，要稀罕的，要质量上乘——要配得上吉姆，哪怕只是接近这个标准也行。

窗户之间，有个穿衣镜。租金八块钱的小公寓里的穿衣镜，也许您也曾见过。通过观察自己在一系列纵向条状物里的影像，一个瘦弱的人也许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出自己的长相。黛拉弱质纤纤，深谙此道。

突然间，她在窗口一转身，站到镜子前。她美目流盼，她的脸在二十秒之内却黯淡了。她迅速松开发髻，让头发垂下来。

如今，詹姆斯·迪林厄姆·扬一家有两件东西让人引以为傲。一件是吉姆的金表，那是他祖父传给他父亲的，他父亲又传给了他；另一件是黛拉的头发。倘若示巴女王<sup>①</sup>住在通风竖井对面的公寓里，黛拉临窗而立，晾干自己的湿头发，这情景一定会让女王陛下的珠宝和礼物也黯然失色。倘若所罗门王<sup>②</sup>当了守卫，财宝悉数堆在地下室，吉姆每次经过这个守卫，掏出金表，都能看到所罗门王嫉妒得吹胡子瞪眼。

此时，黛拉的秀发披散下来，葳蕤生光，宛若棕色的瀑布。秀发及

① 示巴女王：《圣经·旧约》中的人物。传说她是阿拉伯半岛的女王，因仰慕所罗门王的智慧与才华，与他有过一段甜蜜恋情。

② 所罗门王：当时以色列国的国王，治国有方，使当时的以色列盛极一时。

膝，几近外衣的模样。接着，黛拉神经质地迅速把头发梳起来，静静地站在那儿，犹豫了一分钟，一两滴眼泪落在破旧的红色地毯上。

黛拉穿上旧的棕色外套，戴上旧的棕色帽子，裙裾一转，眼睛里还有晶莹的泪光。她步履轻盈，走出房门，来到大街上。

黛拉停下脚步，有块牌子上写着——“索夫郎妮夫人，秀发产品应有尽有”。她跑上一段楼梯，喘着气，整理了一下。那位夫人身材魁梧，皮肤惨白，态度冷淡，怎么看都不像“索夫郎妮<sup>①</sup>”。

黛拉问：“您会买我的头发吗？”  
“我买头发。”夫人说，“把帽子摘下来，让咱瞧瞧头发的成色怎样。”  
秀发如棕色的瀑布缓缓垂下。

“二十块。”夫人拎起头发，手法老道，毫无表情地说道。  
“快把钱给我。”黛拉说。

哦，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黛拉东走西看，似乎插上了玫瑰色的翅膀。请忘记这不怎么样的比喻吧。黛拉逛了无数家店铺，只为给吉姆买礼物。

黛拉最后找到了合适的礼物——那礼物专为吉姆量身打造，并非为别人而存在。黛拉把所有的店铺都翻遍了，那礼物仅此一份，别家店里都没有。那是一条白金短表链，设计简洁，样式朴素，恰好让材料自身表明价值，并非以装饰繁复为美——好东西就该这样。这表链的价格与那块金表不相上下。黛拉第一眼看到这表链时，就知道这表链该是吉姆的，这表链与吉姆的风格相符——沉静而又有内涵——这可以用来形容表链和吉姆。店里以二十一元的价格卖给了她。黛拉急忙赶回家，口袋里只剩下八毛七。这条表链配上吉姆的表，在任何人面前，吉姆都可以大大方方地看看表。那块表很不赖，但是，因为只用一条旧皮带来代替表链，他有时候只能偷偷瞥一眼。

<sup>①</sup> 索夫郎妮：意大利诗人塔索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人物，是舍己救人的典型。



黛拉到家时，陶醉的心情稍减，让位于谨慎和理智。她拿出卷发棒，点上煤气，开始修补“损伤”，那“损伤”是由慷慨和爱造成的。亲爱的朋友们，这总是项大工程——一项浩大的工程。

不出四十分钟，黛拉的头上布满了密密的小卷，让她看上去非常调皮可爱，像个无故逃课的男学生。她看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像，久久地，仔仔细细，眼光挑剔。

她自言自语道：“吉姆看我一眼之后，不杀了我才怪，肯定会说我像科尼岛合唱团里的女孩儿。可我又能怎么办呢？哦！只有一块八毛七，那么一点儿钱，能顶什么用？”

七点时，咖啡已经煮好了。黛拉把煎锅放在炉子上热着，随时准备做肉排了。

吉姆从不晚回家。黛拉把短表链对折，放在手心里，坐在桌子的一角，在门边等着，这是吉姆进来时必经的地方。她听到吉姆的脚步声，吉姆走上了第一级台阶，有那么一瞬间，她的脸变白了。她有这样一个习惯，为每日琐事默默祷告。此刻，她小声说：“神啊，请让吉姆认为我仍然漂亮。”

门开了，吉姆走进来，关上了门。他看上去瘦瘦的，态度很严肃。可怜的人啊，他才二十二岁——要肩负起家庭的重担！他需要一件新外套，还没戴手套。

吉姆走进家门，停住脚步，一动不动，就像一只雪达犬嗅到了鹌鹑的气味。吉姆双眼直盯着黛拉，眼睛里有一种神情，黛拉看不懂，这让黛拉惴惴不安。那神情并非愤怒，并非惊讶，并非反对，并非惊恐，并非任何一种黛拉意料之中的情绪。吉姆只是直盯着黛拉看，脸上带着那样一种特别的神情。

黛拉从桌旁站起来，走到吉姆面前。

“吉姆，亲爱的。”黛拉叫道，“请别那样看着我。我把头发剪了，卖了。不给你买份礼物，这个圣诞节我没法过啊。头发还会长出来——你不会介怀，对不对？我只能这样做。我的头发长得很快。吉姆，说‘圣诞节

快乐’呀！让我们开开心心的。你不知道吧，我给你买了一份多好——多漂亮、多妙的礼物。”

“你把头发剪掉了吗？”吉姆吃力地问，好像经过一番苦思量，脑袋还是没有转过弯来似的。

“剪了，卖了。”黛拉说。“尽管如此，你还是一样喜欢我的？这就是我，剪掉头发的我，不是吗？”

吉姆四处打量屋内，满脸狐疑。

“你说你的头发没了？”吉姆说，神情有些傻傻的。

“你不用找了。”黛拉说。“卖了，我跟你说明——卖了，没了。亲爱的，今晚是平安夜，对我好点儿，卖头发是为了你。也许，我的头发能数得清。”她接着说，语气突然变得异常甜蜜。“但是，我对你的爱，没有人能数得清。吉姆，我能开始做肉排了吗？”

吉姆适才神情恍惚，现在如梦方醒，将他的黛拉拥入怀中。接下来十秒钟，让我们小心谨慎，明察秋毫，从另一个方面仔细审视这不合常理的一幕。一个星期收入八块钱，或是一百万，有何区别？数学家或者智者会给出错误的回答。麦琪带来珍贵的礼物，但是吉姆和黛拉拥有的不在其中。这一断言似乎含糊其辞，看过后文，自会明白。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儿，放在桌子上。

“黛拉，不要误会我的用意。”吉姆说，“我认为，剪发也好，剃光也好，洗头也好，什么都不能减少我对你的爱。不过，你打开这个包儿，就明白了，为什么我刚才愣住了，还半天缓不过神儿来。”

白皙的手指灵巧地打开绳子和包装纸，接着，一声喜出望外的尖叫，然后，天啊！女性特有的转变，难以抑制的泪水和呼喊，正好让这公寓的男主人安慰人的能力派上用场。

那包儿里是梳子——一整套梳子，用在鬓边的，用在脑后的。那正是黛拉曾在百老汇的一个橱窗里见过的心仪许久的。梳子多么美丽，玳瑁质地，四周镶有珠宝——梳子配她已经消失的头发，再适合不过了。黛拉知道，这套梳子价值不菲，她只是心向往之，日思夜想，从未奢望过要据为

己有。此刻，梳子是她的了，可是，这美丽的装饰品所要装饰的秀发却不在。

黛拉依然把梳子搂在怀里，最终，她抬起头来，眼神迷离，微笑着说：“吉姆，我的头发长得很快！”

接着，黛拉像只挨烫的小猫一样一跃而起，大叫起来：“哦，哦！”

吉姆还没见到他美丽的礼物呢。黛拉把礼物拿过来，热切地放在掌心，摊开手，递给吉姆。那稀有金属本无趣，此刻似乎也闪闪发光，只因映衬了黛拉的热情如火。

“吉姆，这难道不时髦吗？我跑遍了全城才找到的。从今天开始，你每天要看一次手表。把表给我，让我看看配上表链会是什么样子。”

吉姆没有把表给黛拉，却一下子坐到沙发上，双手放在脑后，微笑着。

“黛拉，”吉姆说，“让我们把圣诞节的礼物放在一边，收起来一段时间。这两样东西太好了，现在用未免太可惜。我把表卖了，换了钱，是为了给你买梳子。现在，我觉得你该开始做肉排了。”

你知道，麦琪是智者，出类拔萃的智者。他们给生在马厩里的圣子耶稣带来了礼物，他们创立了互赠圣诞节礼物的习俗。麦琪睿智，他们所送的礼物自然也是上佳之选，万一重复了，还可以调换。在此，我笨拙地向你讲述了一段无风无浪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居住在一间公寓里的两个笨孩子，他们俩的做法不那么明智，为了彼此，牺牲了家里最重要的宝贝。然而，对今天的智者，我还有最后一点要说：在所有礼物赠送者中，这两个人最为睿智；在所有收到礼物的人群中，这两个人是最为睿智的。不管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最为睿智的，他们才是麦琪。

## 爱的奉献

若真爱艺术，怎样奉献都不为过。

这就是我们的前提。这则故事将从这个前提得出结论，同时证明这个前提并不正确。从逻辑方面来说，这的确是个新鲜事；从叙事艺术来说，这却是一个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要悠久的壮举。

乔·拉拉比来自中西部地区的星毛栎公寓，是个天才，满怀对绘画艺术的向往。六岁时，他便画了镇上的水泵，画上一位重要人物匆匆而过。这幅作品被镶了画框，挂在药店的窗户旁，紧挨着玉米穗，玉米种得并不齐整。二十岁时，他动身去纽约市，领带随风飘动，贴身带着一笔钱。

迪莉娅·卡拉瑟斯来自南方一个遍植松树的村庄，在弹奏六首八度音阶练习曲时，手法相当纯熟，亲戚们凑了足够多的钱，让她可以北上去干一番大事业。亲戚们还没能看到她干成那番大事业，不过，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故事了。

乔和迪莉娅邂逅于一间画室，那里许多学艺术和音乐的学生齐聚一堂，讨论明暗对照法、瓦格纳、音乐、伦勃朗、绘画、瓦尔特费尔、壁纸、肖邦<sup>①</sup>和乌龙茶。

---

<sup>①</sup> 瓦格纳：德国作曲家；伦勃朗：荷兰画家；瓦尔特费尔：法国作曲家；肖邦：波兰作曲家和钢琴家。

乔和迪莉娅一见倾心，一方对另一方倾心，或者互相倾心，你怎么说都好。很快，两个人结婚了——只因（请看上文）若真爱艺术，怎样奉献都不为过。

拉拉比夫妇在一间公寓开始居家过日子。那间公寓略显萧索，就像在键盘左边的升A调。然而，夫妇二人幸福满满，因为他们各自有艺术在侧，有彼此为伴。我对年轻财主的建议是——卖掉你所有家产，把钱都捐给穷人——住在一个公寓里，与你的艺术和你的迪莉娅为伴。

住在公寓里的人们要支持我的权威意见，拉拉比夫妇的幸福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一个家若是幸福，必不能太过局促——让梳妆台翻倒作为弹子桌，把火炉架改作练习划船用的器材，让写字桌充当备用的卧室，洗脸架充当竖式钢琴，让四面墙靠拢，于是，你和你的迪莉娅可以相处其间。但是，如果家是另外一种光景，就让家变得宽敞深远——从金门海峡进门，在哈特勒斯挂上你的帽子，在合恩角挂上你的披风，从加拿大东部拉布拉多<sup>①</sup>出门。

乔师从伟大的画家马吉斯特，画家盛名，料你也知晓。马吉斯特收费不菲，上课颇为轻松；正是这不菲与轻松为画家带来了人气。迪莉娅师从罗森斯托克——你也听说过这位大师的名字吧，号称钢琴琴键干扰者。

只要有钱花，夫妇二人的幸福之情就溢于言表。世人皆如此——但是，我并非愤世嫉俗。夫妇二人的目标清晰明确。不日之后，乔要成为多产画家，那些留着薄薄络腮胡子又腰缠万贯的老绅士们常常为了竞买乔的一幅画而在工作室里大打出手。迪莉娅要蜚声乐坛，恃才傲物，要是乐队席和包厢票并未销售一空，她借口喉咙不舒服，在私人餐厅里享用龙虾，却不肯上台。

不过，在我看来，最好莫过于那间小公寓里的家庭生活——一天学习

---

<sup>①</sup> 金门海峡：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弗朗西斯科湾与太平洋相通的海峡；哈特勒斯：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海岸的海峡，在英文中与“帽架”谐音；合恩角：位于南美洲的最南端，是智利南部合恩岛上的陡峭岬角，与“衣架”一词谐音；拉布拉多：位于加拿大东部，哈得孙湾与大西洋之间，是北美洲最大的半岛，与“边门”一词谐音。

之后，夫妇二人兴奋地交谈，滔滔不绝；晚餐如此温馨，早餐那么清淡怡人；互诉志向——二人互为依托的志向，或者其他近期计划——互为倚助，互为启迪；还有——我毫无艺术细胞，请忽略——夜里十一点能吃到橄榄奶酪三明治。

然而，过了一段时日，艺术举起了白旗。就算没有旗手操作，艺术时不时也会举起白旗，正如不懂艺术的人所讲，只见花销，不见进项。缺钱，无法向马吉斯特和罗森斯托克两位大师交学费。若真爱艺术，怎样奉献都不为过。为此，迪莉娅提出，她去给人家上音乐课，以贴补家用。

接下来两三天，迪莉娅出门去找学生。一天晚上，她兴高采烈地回到家。

“乔，亲爱的。”迪莉娅欢天喜地说，“我找到了一个学生。哦，真是可人儿啊！将军艾·比·平克尼的女儿，住在七十一街。那房子真是壮观啊，乔，你真该去看看那正门！你会说，那是拜占庭式。再看里面！哦，乔，我从没见识过啊。”

“我的学生就是将军的女儿，名叫克莱门蒂娜。我已经非常喜欢这个学生了。她身材纤细，总是爱穿白色衣服，待人和善真诚，年仅十八岁。我每个星期给她上三节课，想想看吧，每节课五块钱。我一点儿都不介意，等再多带两三个学生，我就能继续上罗森斯托克的课了。好了，别再深锁眉头了，亲爱的，让我们美美地吃上一顿晚餐吧。”

“你的问题解决了，迪莉娅。”乔一边说，一边用餐刀和刮刀开启一听豆子。“可我该怎么办呢？你觉得，我会让你累死累活地赚钱，自己却在高雅艺术的海洋里徜徉吗？我以本韦努托·切利尼<sup>①</sup>的尸骨起誓，绝对不会！我看，我可以卖报纸，也可以铺圆形鹅卵石，总能赚个一两块钱。”

迪莉娅走过来，抱住乔的脖子。

“乔，亲爱的，说什么傻话呢，你要继续学习。我又不是放弃音乐，跑去干别的了。我教学生，也是学习啊。我会一直与音乐为伴。每个星期

<sup>①</sup> 本韦努托·切利尼：意大利著名雕刻家。

十五块钱，我们也能过得像百万富翁一样幸福。你别想着要离开马吉斯特先生。”

“好吧。”乔说着，伸出手去拿贝壳形的蓝色菜碟。“可是，我真不希望你出去教课，那不是艺术。不过，你这么做法，真是有本事，真是贴心。”

“若真爱艺术，怎样奉献都不为过。”迪莉娅说。

“那天我在公园里画的素描，马吉斯特称赞上面画的天空。”乔说，“廷克尔同意把我画的两幅画挂在他的橱窗里。要是有什么有钱的冤大头看对了眼，没准儿能卖出去一幅呢。”

“我想，一定能卖出去的。”迪莉娅说，口吻甜蜜。“现在，让我们感谢平克尼将军，也要感谢这烤小牛肉。”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拉拉比夫妇很早就吃早饭。乔赶着去中央公园，趁着晨光，好好画几幅素描。迪莉娅让丈夫吃饱早饭，穿够衣服，称赞几句，七点整，跟丈夫吻别。艺术真是个迷人的情妇，每晚乔回到家时，都快七点了。

到了周末，迪莉娅略有倦容，却表情甜蜜，以胜利者的姿态，把三张五块钱的纸币放在小桌子上，那小桌子八英寸宽十英寸长，桌子就放在公寓的客厅里，客厅八英尺宽十英尺长。

“有时候呀，”迪莉娅说，神情略带疲惫，“克莱门蒂娜挑战我的极限。我觉得，这姑娘练习得不够，我不得不时常把同一件事跟她讲了一遍又一遍。这姑娘总穿一身白，时间久了，显得很单调。可是，平克尼将军真是位和善的老人啊！乔，真希望你能认识这位将军。我和克莱门蒂娜上钢琴课，有时候，将军会进来——他的妻子去世了，你知道吗——就站在旁边，捋着白色的山羊胡子。将军总是问：‘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练得怎么样了？’

“真希望你可以看到会客厅里的护墙板，乔！还有那俄国阿斯特拉罕厚门帷。克莱门蒂娜轻声咳嗽，看上去有点儿柔弱，真希望她的身体能强壮些。这姑娘性情温婉，知书达理，哦，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姑娘了。平克尼将军的兄弟曾经出任玻利维亚公使。”

接着，乔以基督山伯爵的架势掏出来一张十块、一张五块、一张两块和一张一块——都是合法的纸币——并把钱放在迪莉娅的薪水旁边。

“那幅方尖碑的水彩画卖出去了，卖给一个来自皮奥瑞亚<sup>①</sup>的男人。”他郑重宣布，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别跟我开玩笑。”迪莉娅说，“不会是从皮奥瑞亚来的吧？”

“确实是从那儿来的。迪莉娅，真希望你能亲眼见到那个人，戴着毛围巾，拿着羽毛梗牙签。那人在廷克尔的橱窗里看到那幅素描，一开始以为画的是风车。不管怎么说，他上钩了，买下了那幅画。他又预订了一幅，一幅油画，要求给他画拉克万纳货运站。他回去时，把画捎走。音乐课！哦，我看艺术仍在。”

“你能坚持下来，我太高兴了。”迪莉娅发自内心地说，“你注定会取得成功的，亲爱的。三十三块钱啊！我们从来没拿到过这么多钱，今晚我们吃牡蛎！”

“还要非列牛排加香槟酒。”乔说，“橄榄叉子哪儿去了？”

接下来的周六晚上，乔比妻子早回家。他把十八块钱放在客厅的小桌子上，洗掉手上大片黑色油漆。

半个小时后，迪莉娅回来了，右手被布条和纱布胡乱包扎成一团。

“这怎么回事？”像平日里一样，打完招呼，乔问道。迪莉娅笑了笑，却不怎么开心。

她解释说：“克莱门蒂娜非要上完钢琴课后吃威尔士干酪，这个姑娘真的很古怪。下午五点钟，吃威尔士干酪，将军也在场。乔，你真该亲眼看看将军急着去拿保暖锅，好像家里没有仆人一样。我知道，克莱门蒂娜身体不好，总是神经紧张。浇奶酪的时候，她不小心弄撒了好多，滚烫滚烫的，都洒在我的手和手腕上。乔，当时真疼死了。亲爱的姑娘感到万分抱歉！然而，平克尼将军——乔，那位老人家快心慌意乱了。他冲到楼下，派人——大家说是锅炉工或者哪个在地下室干活儿的人——去药房买

<sup>①</sup> 皮奥瑞亚：美国城市名，位于伊利诺伊州，是伊利诺伊河沿岸最大的城市。



药油和包扎用的东西。现在已经不怎么疼了。”

“这是什么？”乔一边问一边轻轻抬起迪莉娅那只受伤的手，从绷带下面拉出来几段白线。

“这东西真软。”迪莉娅说。“上面有药油。哦，乔，你又卖掉一幅素描吗？”她看到桌子上有钱。

“是吗？”乔说，“问问那个从皮奥瑞亚来的人吧。他今天拿到了货运站那张画，他还没定，不过正想着要不要再来一张公园景致，画上要有哈德逊河。迪莉娅，你下午几点把自己弄伤的？”

“我想，五点钟。”迪莉娅哀怨地说，“熨斗——我是说奶酪差不多那个时候从火上端下来。乔，你真该亲眼看看平克尼将军的样子，那个时候……”

“迪莉娅，坐下待会儿。”乔说着，把她拉到沙发上，坐在她身边，搂着她的肩膀。

“这半个月来，你都在干什么？”他问。

她硬挺了一会儿，眼神里充满爱意和固执，小声嘟囔着平克尼将军。最终，她还是低下头来，眼泪夺眶而出，实话实说了。

“我实在找不到学生。”她坦白道，“要你放弃学业，我又于心不忍。我找到一份熨衣服的工作，就在二十四街的洗衣店。我编得挺圆的，又是平克尼将军，又是克莱门蒂娜，乔，你说呢？今天下午，洗衣店里的一个姑娘不小心把热熨斗放到我手上，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编威尔士干酪的故事。乔，你不会生气吧，对不对？再说，要是我没有这份工作，你或许也没有画作卖给那个从皮奥瑞亚来的人啊！”

“那人不是从皮奥瑞亚来。”乔慢吞吞地说。

“啊，那人从哪儿来，都没关系。乔，你真聪明。乔，亲亲我。你是怎么开始怀疑我没给克莱门蒂娜上音乐课的？”

乔说：“我一直没有怀疑，直到今天。我本也不会怀疑这件事，只是，今天是我从锅炉房拿了破棉布和药油，送到楼上，给一位手被熨斗烫伤的姑娘。在过去的半个月里，我一直在那家洗衣店的锅炉房烧火。”